

## 三彩风·文苑

清明

## 写给天国父亲的信

□焦晓辉

亲爱的爸爸,今天您一定很高兴,我们都来缅怀您了。我们把您的墓碑打扫得一尘不染,献上鲜花和柳枝,奉上您喜欢的老酒、香烟、什锦菜、馒头和水果,您慢慢享用啊!

爸爸,尽管您已魂居天国十年,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您,您永远活在我心里!

7岁那年,有一段时间我有些间歇性地咳嗽,您请了假要带我上医院。我怕打针,倔着不去,您硬是把我背到了医院。医生检查后说并无大碍,开些止咳化痰药服用即可。邻居张姨笑您小题大做,您却认真地说,孩子平安比啥都重要。

我上小学时,同桌不仅欺负同学,还偷别人的东西,同学们都不跟她说话。我的铅笔盒里经常少东西,有一次她竟明目张胆地拿我的橡皮和铅笔,我就质问她。她却反问我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些东西是我的。我回家向您告状,希望您能到学校好好教训她一顿,您却教导我,要以人为善,以德服人,要对别人宽容大度,要用正确的言行举止与人相处。您没有支持我以怨抱怨,反倒希望我跟她多说话,跟她做好朋友。后来,她成了我的好朋友,我也知道了她学坏的原因。她跟着奶奶生活,奶奶年纪大了疏于教育,使她慢慢养成了一些陋习,学会了小偷小摸、打架、撒谎等。您并没有嫌弃这样的坏孩子,也不担心近墨者黑,而是让我经常邀她来家里玩儿。您找她谈心,教她做人的道理。您更鼓励我要好好帮扶她,您说,世上没有坏孩子,只有不懂事的孩子。

您在我幼小的心灵里,播种了爱和善的种子,使快乐和美丽一直与我相伴。在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,诸事都比较顺利。这些都受益于您对我从小品格的塑造和培养,您的言传身教,让我受益终生。

您是我的慈父,更是我的良师益友。您对我们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爱。往事如昨,历历在目,说不完,也回忆不尽。犹记得您弥留之际,拉着我们的手,努力睁大双眼看着我们,嘴角不停地颤动。您不放心妈妈,不放心我们,有千言万语想对我们说,但您已不能说话。我们懂你,含泪告诉您,我们会好好孝敬妈妈,好好生活,会一如既往地爱别人,珍惜身边的人和事,努力做一个值得尊敬的人。

如今,我们生活得很幸福,工作很顺利,妈妈和我们身体都很健康,您就放心吧!值此清明之际,祈望您在天国里快乐幸福!

这辈子做您的女儿,我很骄傲也很幸福,期待下辈子还做您的女儿!

## 清明果里的乡愁

□沈长洪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在细雨如泪的尽头,有一个我们思念却不能看到的身影;在记忆深处,有一种味道不能忘却。

小时候每逢清明节,外婆便会烧几个特色菜,备两杯薄酒,还会做一种叫清明果的团子。外公生前最爱吃外婆做的清明果,他说吃着清明果,就如同回到了故乡。

外婆常跟我们提起她年轻时去采摘浆麦草做清明果的情景,脸上总漾起幸福的笑容,仿佛又回到了那段美好的岁月。

清明时节的江南,一场细雨过后,田间地头便会钻出青绿喜人的浆麦草。远远望去,鲜得让人心里直痒痒。每年这个时候,外婆便会约上同伴一起去野外采摘。

讲到这里,外婆总不忘提到,就在野外采摘浆麦草时,她邂逅了外公,他把自己采的浆麦草都倒进了外婆的篮子里。外公听了,得意地笑道:“你以为那真是邂逅吗?我是专门在那里等你哟。”

浆麦草采回家后,捣烂挤出汁,再用菜汁和晾干后的水磨糯米粉揉匀,加入豆沙馅,放少许猪油,然后轻轻揉成圆形的团子,最后放进蒸笼蒸熟,出笼时还要拿一个干净毛刷将食用油均匀地涂抹在团子表面。

因为浆麦草在清明节前后生长,因此用它做的团子又被称为清明果。清明果油绿如玉,糯韧绵软,还带着浆麦草的清香,吃起来清甜可口,肥而不腻,咬一口唇齿留香。外婆嫁给外公后,每年清明时节依然会去野外采摘新鲜的浆麦草,回家后,外婆制作团子,外公负责将团子放进蒸笼里。在南方,它不仅是美味,还是祭祀必备品。

自从来到北方,他们很少再回去,而在北方很少能见到浆麦草。外婆开始用艾叶、马兰头代替,有时还会别出心裁地用芹菜叶、萝卜叶做,做出的清明果也一样美味可口。

外公因病去世后,外婆每年清明节都会做好清明果,对着外公的遗像说:“老头子,吃吧,吃了就能回家乡啦。”后来外婆病倒了,临终嘱托母亲把他们送回江南老家,了却他们半生的思乡情。

此后,我也曾学做清明果,却怎么也做不出那种味道。原来,在外婆做的清明果里,有一种淡淡的乡愁。

人世间总有一种味道能穿越时光,任岁月荏苒仍在舌尖荡漾;总有一种思念走过岁月,仍停留在记忆深处的某个角落不肯离去;我们在回味那些味道,想起那些人的时候,心便会变得柔软和无比温暖。

此时的江南,想必浆麦草已郁郁葱葱,我不禁又想起了外婆的清明果来。

## 清明的红杜鹃

□夏群

清明节前的雨裹挟着春风,把我远在他乡的父亲呼唤回故乡,在这个风含情、水含笑的春日,我和父母回到乡村老家,家族的长辈们已经备好了祭祀物品,我们一行十余人为已故的亲人扫墓。

老家所在的乡村三面环山,一面背水,清明时节放眼望去,漫山都是杜鹃花的芳姿,不经修剪自由绽放的它们,像是从天空泼洒下的红艳染料,装点了一整座山。

因为家族的分支很多,所以有些长眠于此的祖辈我也分不清,也没什么感触,只有站在爷爷、奶奶坟前时,心中才会涌现出许多感触,虽然我从没有见过奶奶。每次我都会跟在父亲身后,和他一起拔掉爷爷、奶奶坟头上的杂草,折两束红艳艳的杜鹃,一束放在奶奶的坟前,一束放在爷爷的坟前。我能做的只有这些,我不知道在天堂里的他们,能不能看见那开得正艳的杜鹃,能不能感受到我对他们的怀念。

我问过父亲很多次,为什么爷爷、奶奶的坟墓要隔那么远,一个在半山腰,一个在山脚,为什么不将他们合葬在一起?奶奶生下我父亲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,爷爷一直未续弦,他对奶奶的忠贞,我能想象出来,不然他怎能孤单地走过此后的漫长岁月呢?他们为什么不能被葬在一起呢?父亲一直没有给我答案。

在一条小山沟里,我发现了两棵长得很单薄的杜鹃,花儿都呈淡粉色,花骨朵儿呈深粉色。我对它们一见钟情,便执拗地央求父亲帮我挖起它们带回城里,栽在我家的大花盆里。

清明节祭祀结束后,我站在山脚下,望着山林里的红杜鹃,突然觉得那些长眠在这大山里的亲人,要比挤在公墓里的亡灵幸福得多。

回到城里,我将两棵杜鹃合栽在一个大瓷盆里,细心照料,虔诚地等待它们能够适应新环境,将故乡的花香带到这逼仄的城里,给我一些心灵的慰藉。可是事与愿违,仅仅三天时间,这两棵杜鹃就开始枯萎,花朵还没有完全开放,就软绵绵地开始凋零了,原本绿油油的叶片也耷拉着脑袋。我百思不得其解,难道是它们开花的时候不宜移栽?还是不适合栽种在一起?

我将杜鹃花的情况说给父亲听,父亲告诉我,它们最好的归宿是在无垠的山林里,而不是花盆里,扎根于土地中,它们才能永生。还有,遥遥相望,也许是最好的守护方式。

我终于明白了,爷爷和奶奶的墓为什么一个在山腰,一个在山脚。

